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九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對五首

設漁者對智伯

按史記世家及考之通鑑晉自昭公以後六卿
強宮室卑六卿韓趙魏范中行及知氏是也頃
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
立敬王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
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
其邑晉益弱定公十一年范中行反晉君擊之

范中行走朝歌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伐之四卿遂反攻出公奔齊智伯乃立哀公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胥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使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而分其地迹其事而觀之智伯貪而無饜卒抵

于敗公之設為漁者之對其切指一時之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

一作于

晉陽智

伯瑤

音搖智伯名號襄子

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

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

何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

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鱖

鱣鯉者

魴音沙小魚也鱣音叙大魚似魴而鱗弱鱣知連切音氈鯉也江東呼為黃魚鯉音偃說文鮑

也魚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

之龍門之下

龍門山名在絳州同州二州之界

伺大鮪焉

鮪音消絡也似鱣大者名

鮪小者曰叔

夫鮪之來也其魴鯉數萬

魴音房赤尾魚詩魴魚頰尾

垂涎

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

流而上慕為螭龍

螭丑知切似龍而無角者

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

鰭禿翼

鰭音者魚脊上骨

顛倒頓踣

音

順流而下宛委冒憎

牟孔

切心迷也環坻湫而不能出

坻音墀水中高地一曰小渚也湫音叙水浦也

嚮之從

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

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躡

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於是去
牽巨鉤鎔沒而下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

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

碣音竭山名在平州盧龍縣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

求大

鯨焉

海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

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鯨

鯨音交海魚

也

逐肥魚於渤澥之尾

渤音勃澥胡買切說文海之別也

震動大海

掉巨島

鯨補過切掉徒了切島都皓切水中有山曰島

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

啜妹悅切說文嘗也

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威於碣石槁焉嚮

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

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
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為師

於是舍而來智伯

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
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
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

矣

按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
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族為之大夫

是無異魛鱣鱸鮪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
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
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

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

鱠音檜細切肉也

剗其腸

剗音枯

斷其

首而弃之鯢鮪

上音昆下音而

遺脣

羊晉切

莫不備俎豆是無異

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吞范

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

於益

切又於

驅韓魏以為羣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

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

之威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

傲魚到切倨也亦作傲

以為

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

一作韓

果舍

族而退不肯同禍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云云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

聽智果遂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韓趙魏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段規深怨而造謀

初

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及智伯圍趙氏桓子康子遂與趙襄子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大敗智主之不悟臣恐主伯之衆遂殺智伯段規康子之相也

為大鯨首解於邯鄲

上音寒鄲音單趙之所都也

鬣推於安邑

鬣音獵安

邑晉地即今之絳州夏縣也

宵披於上黨

趙之地也

尾斷於中山之外

中山

其後為趙所并

而腸流於大陸

澤名在深趙二州界而濱河

為魚鱣

上音鮮下音槁

二字並出周禮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

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悟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觀公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時元和五年也對雖不紀年月其在永州作明矣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

屯徒渾切聚也嘔音歐又於口切泄

薛藏石走瀨

音賴水流沙上也

連臚摩解

臚音盧舡頭也

有魚焉鋸齒

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

音筮

焉故其名

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萎靡

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

出甘州東坡云自州北西至肅州

秦

有水倚汨泥淖

持舉綺切偏引也汨音骨淖女教切泥也

撓混沙礫視之分

寸眇若睨壁

眇音詒邪視也睨丑吏切直視也

淺深險易

以鼓切

昧昧不

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

出原州高平縣圻頭山一

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

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名

曰黑水

通典出甘州張掖縣雞山

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

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
為予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一作萬舟朝

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
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
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
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
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

名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
欲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乃至泉所酌而賦詩曰古

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

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

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

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

螺盧戈切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

海中蚌步項切蜃屬釋文蛤也

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

汝闖闖以守汝

闖丑禁切馬出門兒

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

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

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

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

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

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洵汝之所流不足以濡

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締

溽暑之鑠

式灼切

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

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

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

仆虺蜴

音易蜥蜴也釋文似虵四足去足真虵也

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

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
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嘆曰嘻有餘矣是
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

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晁太史無咎取以附變騷其係曰宗元之所作亦對

襄王問客難之義而託之神也宗元以謂我愚而谿有
得於我谿亦當愚故言已愚可以累神者而神受之然
補之嘗論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谿愚哉竭其智以近
利而不獲既困矣而始曰我愚柳宗元之困豈愚罪邪
夫古之人臣正言為國犯難得死惟晁錯為愚哉故後
世咸曰錯為一身謀則愚為天下謀則智惡夫士之喜
權者幸而進則曰智無以過我不幸而退則曰愚無以
過我是進不失利退不失名故錄宗元此對極智愚之

辯以俟後
之君子

對賀者

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既至永州後作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

斥逐余適將唁子

唁宜箭切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

今余視子之貌浩

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

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

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

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

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

名蒙恥遇僂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僂

僂然者哉

僂音思相切責也又七才切

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

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

生幸存庶幾嗣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

倡音

昌佯音羊

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

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

乎裂眚

疾智切又才詣切目眚也

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

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新史杜兼傳書其為濠州刺史豪侈橫恣僚官
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
罪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之此或人之問
有及於枉殺無罪士二人者即史之所書也公
乃取其能辨鍾離令之讒且諛使無罪之僚咸
得自達則史之所不書者也韓昌黎銘杜兼墓
而二事皆不書特著其世緒為詳豈以其善不
足以揜其惡故併二事而略之吾嘗疑焉惜乎
公之對缺而不全無以見公
終有以去取微顯之意矣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

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幸

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愆吾以為唐禱杌饕饕

者亡以異

禱音濤杌音兀饕音叨饕音鐵古之四凶之二者春秋注禱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為

饕貪食為饕

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

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

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

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

諛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
有其僚因惴恐

惴之瑞切
憂懼也

以俟謫怒於上今日施施自

負曰州君將我除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
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
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
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為公且明耶或者曰
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已其為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

後闕

天對

天對非徒作也屈原有天問公以對也原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逐之原彷徨山澤經歷陵陸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瑋儵倏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然其文義不次叙讀之茫然王逸為之叙有曰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此逸之語也至公乃為之對問斥王逸之失始讀之亦莫曉其義以天問之意參而求之章決句斷問答之意昭然義見用疏公天對之言而附天問之語於下兼乎衆說以昭其義公之所以斥王逸之失者兼存之庶易以考焉若夫文義之不叙則

漢諸儒所不敢易也

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

此對天問遠古之初誰傳道之謂太始之元初無傳也

鴻

靈幽紛曷可言焉

此對天問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謂天地未形本無言也

智黑晰

眇往來屯屯危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此以對天問冥昭瞢

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謂日月晝夜陰陽明晦惟元氣存也馮翼惟像淮南子

曰天地未形馮翼翼言未形也召音忽晰音浙屯株倫切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

炎吹泠交錯而功

此對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蓋取穀梁子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

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之意王逸以謂天地人非也泠音零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輾

一作運轉一作轉渾淪蒙以圜號

此對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謂天圜九重取陽數也

胡果冥疑玄釐無功無作

此對天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烏傒繫維乃

縻身位無極之極漭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此對天問

幹維馬繫天極焉加謂斗極居中央如太玄所謂天圓地方斗植中央也王逸以謂極際恐未然漭莫浪切

皇熙疊疊胡棟胡宇宏

一作完

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此對天問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謂天維以八山為柱非所恃也疊音尾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

中無旁焉際乎天則巧欺淫誑幽陽以別

此對天問九天之降安放

安屬謂九天者雖東方曰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

鸞天中央鈞天其別雖

無隈無隅曷憎厥列

此對天問隅隈多有

誰知其數謂天地方隅不可以

折一作

筭剡筵午施旁

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

此對天問天何所咨

十二焉分筭音專楚人折竹以卜謂之筭筵音廷葦莖也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一歲日月十二會固自若也沓合也規燬魄淵太虛是屬基施萬熒咸是焉

言天地合也

託此對天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謂日圓而輻旋南晝

明月生而靜星若基熒無所託也燬音毀

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施旁運惡有谷

汜此對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謂日猶輻旋軸奠焉可窮其出次日晨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

之祀也祀又音泛祀水涯也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

可以里

此對天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

燬剗莫儺淵迫

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

此對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謂日之炎光莫並唯月明

既極則魄哉生不可死育測也儺音麗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

神是類

此對天問厥利惟何而顧兔在腹謂月中有兔玄陰之所感也

陽健陰淫降施

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

此對天問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云神女也無夫而

九子漢成帝紀應劭注畫室畫九子母或云即女岐也

怪溷冥更伯強乃陽順和

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

此對天問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

疫鬼也謂氣乖則致癘氣和則致祥
鬼非有定處也溷綿婢切水流貌
明焉非闢晦焉非

藏

此對天問何闕而晦何開而明

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

尉角亢

此對天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經度也

晉志云左角為天田主刑亢搃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繆音蚪躔澄延切惟鮌詭詭隣

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圮

此對天問不任汨鴻師何此對天問不任汨鴻師何

水衆論不明不察其方命圮族而舉之也鮌音衮詭女交切圮部鄙切

后惟師之難贖頡

使試

此對天問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謂四岳舉鮌堯曰吁咈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樂於用之也課試

也贖音賓恨張目也頡阿葛切鼻莖也感頡也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

投弃于羽方陟元子以脩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鵠龜肆

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築夫固不可以類此對

天問鵠龜曳銜鮐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鮐夫何以變化謂鮐既殛于羽山垂鳥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聖蓮生泥中自不類也息壤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啟筮云鮐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招音翹舉也胝躬蹙步橋楯勸路一作厥漢書以招八過鵠與鵠同

十有三載乃益考醜宜儀形九疇一無宜儀形三字受是玄寶

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此對天問纂就前緒

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謂禹胙手胝足勤勞底績以益覆其父之患敷九疇錫元圭唯繼鯀之氏

而不法其謀也脰張尼切說文腫也一行鴻下隤厥丘
曰蘭也覺蒲結切跋也勸羊至切勞也

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

貢藝而有上中下

此對天問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謂禹行洪水既平降

丘宅土不待寘塞從民之所宜咸則三壤而成賦中邦也隤徒回切寘音田胡聖為不足反

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此對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蓋王逸注或曰

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從而治之對以為不然也畚音本鍤測洽切圉燾廓大厥立

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

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此對天問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康

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謂共工與顓頊爭怒觸不周之山
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對以謂非康回可得而傾也

園與圓同
又音旋

州錯富嫗

一作嫗

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

庫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慘

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漑漑又何溢為

此對天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謂
九州川谷錯滂各有其勢水之東流回環其理自不溢

也慘音燥滂所禁切漑
音攸水流貌滂音戶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瀕洞

而課

一有校字

脩長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此對天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

順隳其衍幾何謂不可計其脩
衍也瀕音承又胡動切隳音羞

積高于乾崑崙崙居蓬

首虎齒爰穴爰都

此對天問崑崙縣圖其尻安在謂崑崙之顛曰縣圖元氣所出上通于天

非人迹可至也崑音昆崙音論尻丘刀切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

一作干

清溫燠

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啟以通茲氣之元

此對天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淮南子謂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五

千里故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增讀作層

脩龍口燎爰北其首

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此對天問旦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陰無日之

國龍銜燭而留照之

惟若之華稟羲以耀

此對天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謂羲和日御

也若木依日而光耀耳

狂山凝凝冰於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

以試

此對天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凝音凝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

嘐人名是達有虬螭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此對天問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王逸云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對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則石林在西然吳都賦有注云石林在南二義不同虬龍王逸云焉有無角之龍而負熊

以遊戲者嘐古包切蛇音移螭邕危切虬音糾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

帝南北海

此對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云雄虺一身九首速及電光儵忽電光也柳先生云

非是義在莊子甚明然招魂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隅

云雄虺九首儵忽往來吞人

之守其橫九里

此對天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王逸注括地象云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也

禹會諸侯彼後至使有萍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
守封嶠之山嶠音虞

華伊臬

此對天問靡萍九衢臬華安居柳先生云衢岐也山海經多言其歧五衢王逸以謂生九交之

道恐誤又浮山有草其葉如巴蛇腹象足觀一作覲廠大
麻赤華即象華也象想里切

三歲遺骨其修已號黑水淫淫窮於西羌玄趾則北三

危則南

此對天問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其骨黑水出崑崙山玄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
趾三危皆山名在西方

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僭謂不死

此對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漫汗

並平
聲 鯀魚人兒邇列姑射魃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此對天問

鯨魚何所魼堆焉處山海經云鯨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魼堆當為雀魼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以

為奇獸誤魼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一作早宜炭赫厥體音祈魼音凌

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羣鳥是解此對天問羿焉彈日鳥焉解羽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柳曰山海經云大澤千里羣鳥之所

解問作鳥字當為鳥後人禹懲於續衿婦亟合腋離厥不知因配上句改為鳥也

膚三門以不眩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於野民攸

字一作攸豎此對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衿山女而道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

身是繼胡維嗜慾而不同味而快鼃飽謂禹娶衿山氏之女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顧家非徒欲飽快一朝

之情益欲民安其居也金與莖同
呱音孤盡傷也迄力切眩與眊同
彼呱克臧俾如作夏

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耆曷戚曷孽

此對天問啟代

益作后卒然離莖謂益避啟於箕山之陰此
天意也初何憂焉離遭也莖與孽同憂也

呱勤于德

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捷兇窮聖庸夫孰克害

此對天問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而無害厥
躬謂啟之賢民賴以生誅有扈氏之叛而無敢害者

益革民艱咸桀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埴

休居以康食始不失聖天

一本無聖天

胡往不迪

此對天問何后益作

革而禹播降即書所謂禹曰余乘四載暨益奏庶鮮食
暨稷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之意埴巨至切堅土也

啟達厥聲堪輿以呻辯同容之緒帝以賀嬪禹母產聖

何鬴厥旅彼淫言亂噉聰賊以不處

此對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

子屠母而死分竟墜據王逸注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並所作樂也陳列宮商之音對云帝以賀嬪義之不

同如此何勤子屠母王逸云禹鬴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對謂無此理

堪輿天地也呻音申賀音茂鬴拍逼切噉音燭又陟收切賊古獲切

夷羿滔荒割更后祠

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

此對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謂夷羿弑夏后相非天意

也震皞厥鱗集矢于皖肆咍帝不謹失位滋嫚有洛之

嫫焉娶有姣

此對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王逸曰洛嬪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

於水旁羿見射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云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也鵠音景皖戶版切明星也嫚音慢嫖

音護夸夫快殺羿殄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

舌喉而濫厥福

此對天問馮珖利決封殄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謂羿獵射神殄蒸

祭天帝而天意不順也馮挾也珖弓名也殄音希

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弃于

野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

此對天問淫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謂寒淫羿相也淫娶純狐氏女淫謀殺羿而羿徒恃其弧矢而不悟也

鮀殄羽

巖化黃而淵

此對天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謂鮀既殄死化為黃熊入于

羽山于一作

宜播殖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

丕徹以圖民以謹以都堯酷厥父厥子徼一作激以功克

碩厥祀後世是郊

此對天問咸播鉅黍蒲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鮪疾修盈謂鮪既不能平水

土使民得播種鮪既殛死禹乃嗣興以永厥祀也菰音酤管音官蘆音芦徼音澆

王子怪駭蛻

形第裳文褫操戈猶憎夫藥良終鳥號以游奮厥筐筐

智漢莫謀形胡在胡亡

此對天問白蛻嬰弟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縱

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此又屈原記其祠堂之所見故曰胡為此堂王逸云崔文子學仙于王子

僑子僑化而為白蛻嬰弟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蛻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文子

覆之以敝筐須臾化為大鳥而鳴此對所謂形胡在胡亡也蛻雲之似龍者第雲之若蛇者蛻音霓第音佛褫

丑牙切
奪衣也

陽潛而爨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此對天問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
云萍雨師之名爨取亂切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

偶尸帝之隅

此對天問撰體脇鹿何以膺之王逸注云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云

宅

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常以恬夷舟釋而陵殆或

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此對天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列仙

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澆而抃戲滄海之中窄測格切

此對

天問維澆在戶何求于嫂
澆音梟嫪郎到切塵音憂

康假于田肆克宇除既裳

一無

比二
字 既舍宜咸墜厥首

此對天問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

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注謂少康因田獵襲殺澆而斷其頭女岐澆嫂也與澆淫佚共舍宿止少康夜襲之得其頭以為澆因斷之

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

故此對謂咸陞厥首者

于葛以詰仇餉

此對天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謂湯伐罪弔民征自葛始傳曰葛伯仇餉此之

謂也偃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此對天問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言少康復舊物滅斟尋氏如覆舟之易也

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

處暴娛以大啟厥伐

此對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謂桀伐蒙山之

國而得妹嬉民弃不保馴致南巢之伐也

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

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媯之汭

此對天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妣告

二女何親謂瞽叟仇舜而鰥在下堯以二女
妻之也儼音麗媯俱為切汭音芮姚舜姓也紂臺于璜

箕克兆之惟德登帝師以首之媯軀虺號古一作以類

之胡日化七十工獲詭之此對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

為帝執道尚之女媯有體執制匠之謂紂為玉臺十重
而箕子知其必亡伏義以德而民登以為帝女媯蛇身

人頭一日七十化對以為為舜帝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
詭也璜音黃媯公蛙切

優游以聖而執殆厥禍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

愛邑鼻以賦富此對天問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謂象欲殺舜而舜弟

之雖欲肆其犬豕之心而終不能害舜且封之有嗟伯
庫而富貴之也眡讀同視斷魚斤切富一作當

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此對天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謂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雍亦去而之吳而文王立二子為可嘉

也空桑鼎殷諂羹厥鵠惟軻知言瞢焉以為不

此對天問緣鵠

飾王后帝是饗謂人謂伊尹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湯唯孟子謂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瞢居覓切視也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

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

此對天問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遜伊摯謂以仁

格愚人將不謀而從如叢雀淵魚焉相湯以條伐巢放

成功者非伊尹孰承之也摯音至伊尹名也

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此對天問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謂鳴

條之伐南巢之放如民之癰疽決而膚革平安無不說者疢音尤

嚳狄禱禘契形于胞

胡乙嚳之食而怪焉以嘉

此對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謂簡狄帝

嚳之妃也待嚳於臺上有飛燕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嚳音告禘音梅天子求子之神曰禘禮祀高禘是

也胞音泡

該德脩孝

一作考

蓐收于西瓜虎手鉞尸形以

司憲

此對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王逸云該包也父契也柳云該為蓐收王逸注誤按禮記注疏蓐收

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國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覺名史嚳占之史嚳對曰

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夆此

收正矜矜澆扈爰踣

此對天問胡終弊于

有扈救夫牛羊謂少康終能滅澆祀夏配天也有扈澆國名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

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此對天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註云干求也舞務也言夏能求

協時務柳對之義不與王說同

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

膏于肌嗇寶被躬焚以旗之

此對天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謂紂為無道天下乖

離當懷憂懼癰瘻而反形體曼澤平脅肥

處釋于牧力

使后之

此對天問有扈牧豎而為諸侯也

一作

啟牀以斲

此對天問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謂有扈氏不安於民故啟擊之於牀而殺之也斲側略切

斬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瑞

此對天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云湯能踵啟之德天嘉其志田獵而獲大牛之瑞公以謂非湯之德不

能致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此對天問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謂湯往營班祿所以交

民心也王逸云營得也班通也言遍施祿惠於百姓也

解父狄淫遭慙以報彼中

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此對天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云人有

循昏微之性為夷狄禽獸之行而不能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也居父聘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

欲與淫佚肆其情婦人則引詩而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

鴉汝獨不媿也公對之意蓋取諸此謂遭象不兄龔而愿慙之婦寧得不報也墓門有棘見之詩

肆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此對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

作詐而後嗣逢長謂象雖浚井全廩肆害舜之謀而舜不藏怒又封之有庠以紹厥後也 莘有玉女

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尹非妃君之知

臣曷以不識

此對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以為小臣伊尹也

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弓伊尹因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彼小妃對之意以為湯東巡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彼小

臣而吉妃是得為不胡木化于母以蜎厥聖喙鳴不良然也妃音霏又音配

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

此對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

莘之婦王逸注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姓身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龜亟去無反居無幾何白竈中有

生龜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

珠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對之意以謂不然謂為是說者是蠹亂厥聖詭說害正未有盡邑以

墊而伊可生也。蝎音曷。木中虫。又許揭切。蟄虫也。譯音亦墊。你念切。書下民昏墊。湯行不類重。

泉是囚

此對天問。湯出重泉。夫何罪尤。謂湯之違虐立行與桀異。故囚之。重泉。重泉者地名也。

辟罪德之由師憑怒割癸挑而讎

此對天問。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謂湯

之德與桀異。從衆欲以割正。有夏桀實有以啟之。非湯之所忍為也。挑音挑。膠鬲比聚雨行

踐期捧盞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

此對天問。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此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

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

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朝誅紂。不失期。

也此對之意以謂武王不失期而行猶以水救火人無不從如鷹鳥之羣飛無不集者詩云唯師尚父時惟鷹揚衆與墮同頸紂黃鉞旦執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凌之切福也

此對天問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撥發定周之命以咨嗟謂武王孟津之師秉黃鉞以誅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初不以爲喜也雖幸武王順天應人敘福錫民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實戒之也考之周書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其詳可得而推矣

殛紂之

此對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

共弃咸造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誰舞靡之

此對天問爭遣

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謂天下咸避虐政而干戈攻伐之器皆爭先而行前歌後舞鳧藻謹呼奮

擊其翼而不自知也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迺越裳疇肯雉之

此對

天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謂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不復還傳云君其問諸水濱是也昭王之南遊也為越裳氏獻白雉王之德不能致故親往迎之初豈有是理也哉穆

憎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載

一作戴

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

此對天問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據列子

載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馭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其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此對問之儒

一作孺

賊厥詵爰歷其弧幽禍擘以夸憚褒

以漁淫嗜殺諫尸謗屠孰鱗鯨以徵而化龜是辜

此對

天問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蓋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

是器者以為妖而曳戮之於市此謂之所從始也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

告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之龍亡而鯨在櫝而藏之夏亡傳商至周不敢發也至厲王發而觀之

鯨流于庭化為玄龜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時被戮夫婦夜亡聞啼聲哀而收

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遂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竟為犬戎所殺此對問之意蓋罪幽王

淫刑嗜殺以自取滅亡未可盡歸妖夫化龜之徵也檠於瑛切山桑也蔑莫結切鯨凌之切龜魚袁切似龜而

大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此對天問

天命反側何罰何祐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此對天問齊桓九合卒然見殺謂齊桓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之無常亦其自取然

也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寵干異召

死雷濟克后

此對天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

順而賜封之金謂紂自惑亂弃賢用讒比干諫而死雷開佞而用也文德邁以被芮鞠順

道此對天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謂文王之德純一虞芮質厥成而天下無異志鞠音匄醢梅

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此對天問梅伯受醢箕子佯狂謂梅伯紂之諸侯數諫而紂殺之菹

醢其身箕子被髮佯狂不願仕也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讒諂是服事文理相屬對亦隨問意耳弃靈而

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既岐既嶷宜庸將焉

此對天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謂稷生而神靈天實厚之后稷
之母姜嫄氏見大人之迹履之遂有娠弃之冰上有鳥
以翼覆溫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可以見天之
厚於稷者如此故其生也馮弓挾矢問之也嶷魚皮切
紂凶以啟武紹尚焉

伯鞭于西化江漢許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

此對天問

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哀秉鞭作牧何令徹彼
岐社命有殷之國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文
王之秉政化于江漢之踰梁橐囊羶仁蟻萃
此對天問
國易岐社以正天命也
何能依謂文王始與百姓遷於岐
山之下民皆歸之如蟻慕羶也
妲滅淫商痛民以亟

去

此對天問殷有惑婦何所譏謂紂為妲己所惑流毒于民民皆去也妲己當割切痛音逋

肉梅以

頌鳥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此對天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

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所以訴于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故殷之命至於絕而不

續也殄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歧目厥心瞭眦顯光

此對

與弥同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謂太公望姓姜名牙隱於屠牛漁於渭濱有諸中而形諸外惟文王以心識之奮刀屠

國以髀髀厥商

此對天問鼓刀揚聲后何喜謂呂望鼓刀在肆文王親往問之望對曰下屠屠

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髀音陞髀音寬賈誼傳曰至於髀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言其骨大故須

斤斧也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此對天問武發殺商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謂武王
戎殷欲救民於虐焰中在文王則栗栗危懼有所不敢
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功
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紂有不得已焉
申諧不列恭

君以雉胡蟪訟螭賊而以變天地
此對天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

地夫誰畏懼王逸云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
後母驪姬所諧遂雉經以自殺而敬君也豈讒說可以
變天地哉雉如字禮記正義云雉牛鼻繩或曰雉過獲
多自死蟪弋君切蟲名說文云側行者螭音堯說文虫
在人腹者以二虫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脣怠以棄天又
譬驪姬之諧耳

祐之
此對天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
代之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

恐懼以自弃則將祐下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
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

末克庸成績

此對天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謂進用伊尹禮樂祭祀緒業流

于子孫使昧其經始之闕不自昭其明德卒終無以成其功也

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

徨激覆而勇益德邁

此對天問勲闔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嚴謂吳王闔廬也

闔廬名先壽夢之孫也言闔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立及其壯大終能厲其武勇以大吳國也傍音旁徨音皇

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此對天問彭鏗

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大何久長王逸注謂彭祖進雉羹于堯堯饗食之以壽考至壽八百猶自悔不壽謂枕高而睡遠也對之 蜺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意以謂無是理焉

足病

此對天問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蟻微命力何固王逸注云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共食牧草之實自

相啄噬蟲蟻有蝮毒之蟲負力堅固屈原以喻夷狄自相攻毒固其常獨當憂秦吳爾此對之意亦然故取二

虫以為喻蠅胡對切說文蚕蛹也螫施隻切細腰蜂也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虫及阜螽子抱而為已

云子萃回禍偶昌鹿曷祐以女此對天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言昔

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北走至於回水之上而得鹿其家以昌對以為避禍而得鹿亦偶然耳鍼欲

兄愛以快侈富愈厥車卒逐以旅此對天問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

卒無祿謂秦伯之弟鍼也言秦伯有嚙犬弟鍼欲以百兩車易之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王逸以百兩為金

非也鍼說文通作針咨吟于野胡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此對天問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已下天問之言皆屈原自道者言其放逐于野書壁所問畧訖日暮欲

去天大雨雷電自解曰歸何憂乎對亦憫其
當此禮義消亡之時也很戶懇切很戾也
合行違匿

固若所伊嘽忿毒意誰與

此對天問伏匿穴處爰何云
謂屈原伏匿草野尚與詞怨

憤欲何為也伊
音伊嘽音憂

醜齊徂秦咱厥詐讒登狡庸拂以施

此對

天問荆勲作師夫何長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使楚絕齊願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
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
怒舉兵伐秦大敗於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狼之
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于秦此
對之意所以詳言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

甘恬禍凶亟鋤夷復不可化徒若罷

此對天問悟過改更
我又何言謂原雖苦

諫而楚王不聽剛愎不化以及於闔綽厥武滋以侈頽敗亡而不救也復蒲逼切恨也

此對天問吳先爭國久余是勝謂吳闔廬與楚相伐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楚之不用賢人以至於敗者非

一也於菟不可以作台焉庸歸此對天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鬬穀於菟

楚令尹子文也問對皆哀今無此賢者但任子蘭之徒也於音烏菟音徒款吾教之闕以旅

尸此對天問吾告堵敖以不長柳自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教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

長而死以此告之王逸注以謂堵敖不長楚賢人大謬然考之左氏莊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息媯歸生堵敖

及成王焉則堵敖成王之兄而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非文王之兄也公之注亦誤矣

此對天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謂原苟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如此一闕晁太史無咎本作食

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

闕

嘗取以續楚詞其系

云宗元博學無不窺又妙於辭頗愛離騷之幽獨能高

尋遠挾其有所得如墜雲出淵於原之辭無瘦焉此唐

以來離騷之雄也蓋屈原作離騷經楊雄為反離騷補

之嘗曰非反也合也而宗元為天對以媲天問雖問對

非反其於發揚則同離騷因反而始明天問因對而益

彭凡設疑以稽合則遠者邇昧者曉恍惚者而屬而義

於是焉白則反與對皆以明原者也非反者獨異也是

雄與宗元之意同也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

盜跖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

亦昔人天問之意也書曰天畏棗忱又曰天難諶命靡

常夫既以謂天輔信則宜常矣而又以謂天難信而不

可常何哉天未始不信而以民之作德者不常故天之

吉凶或反倫而要其終天常輔信則靡常者每常昔申

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論天者必於其

定則天可以不問而誠著抑屈原雖不忍濁世而自沈
苟以意逆志亦必不肯以其身殉醢故離騷之際未免
於憂患而辭皆微天問雖假怪物行事揆理之不合者
以寓其疑而凡天之所以不合而原疑者孰愈於人事
之吉凶哉此原所欲問而難斥者也
故因天對頗推本之以廣原之意云

柳河東集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五頁後五行諸姑命宗元以為斯
志刊本命訛合脫宗元二字據文苑英華改增
第十五頁前五行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
人河間劉氏誌文案文苑英華無故字誌文作
墓誌銘與此異

卷十四第三頁後四行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
之矣刊本五訛三撿郭雲鵬本作五卿注云即
范中行韓趙魏也今據改

第十二頁後六行夫焉取九子刊本取訛配據郭
雲鵬本及楚詞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汙塗而藻夫案藻夫疑當作夫
藻

第十七頁前五行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刊本拘
訛拘據楚詞改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穆王巧梅刊本梅訛璠據楚
詞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謂枕高而睡遠也刊本睡訛
唾據楚詞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灤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宗本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

謄錄監生臣范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五至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五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答一十首

晉問

平陽堯之所都即晉州之地唐蟋蟀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其風俗淳厚可知矣公晉人寔以堯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間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強可恃四

曰晉之北山其材足取五曰晉之河魚可為偉
觀六曰晉之鹽實可以利民七又極言文公霸
業之盛猶未免乎假仁義以用天下其末也以
堯之遺風而終焉吳子離席拱手非特無以難
且敬拜以受賜玩其意而
觀其辭其為文可謂工矣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

一有封字

宜知之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

行太

在澤州晉城縣南又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也掎舉綺切偏引也

首陽起之

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東

黃河迤之

黃河之源出自崑崙循雍州北徼達華陰

至於德州而入于海晉地蓋當河之曲也迤移爾切邪行也

大陸靡之

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

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云深州有陸澤縣大陸亦在此則此澤當在二州之界也靡釋云靡曼也或魏

而高或呀而淵

呀虛牙切張口也

景霍汾澮

上音焚下音檜

以經其孺

而宣切說文城下田也汾澮即汾水耳

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為平

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上抽

庚切衮柱也

聲岢鬱怒焉

聲玉交切語不入也岢許加切崟岢山深貌一本無焉字

下音巨捍也

若熊羆之咆

熊音雄羆音碑咆音庖嗥也

虎豹之嗥

音豪

終古而不去

攬秦搏齊

攬厥縛切持也

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

一作孰

壓

振振業業覩闕蹠戶

覩七慮切伺視也蹠達協切蹈也

惕若僕妾其按

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

戴余專切與爲同

洄

水之容與

洄音回源洄也釋文逆流而上

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

蕃以蓄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

崙入於天淵

黃河見上注

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

以界西鄙

匈奴單于在晉之西

衝奔太華

太華即華岳也在晉之西

運肘東指

混潰后土

潰胡對切釋云散也

潰濁糜沸

潰音汾又房吻切潰湧也

鼃鼃詭怪

鼃音元似鼃而大

鼃徒河切水垂力至猛能攻陷河岸

于于汨汨騰倒軼越

軼音佚侵

也駢委泊涯涘

音侯水厓

呀呬欲納

呀虛加切張口呬這甲切吸呬也欲呼合切歡也

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

轟呼

撼鵠于嶮

撼戶感切搖也鵠諸韻無一本作頤音憾釋云頤下也嶮音戛

崩石之所

轉躍大木之所擢拔崩汙洞踏者

汙披朋切水激有聲汙白明切水聲與汙

通踏音香

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

逐軸音

音盧轡舡前次擢處軸舡後施施處又漢律名舡方長為軸轡二字皆當從舟

撞檣之所御

傳

江切檣音牆舡桅也

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

瞬音舜

榛

榛沚沚

榛一本作秦並音恭沚音云

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

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

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

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晉表裏山河

必無害也

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

鹵音魯太原晉陽縣

棠谿之工

棠谿屬蔡州

火化水

淬

取內切滅火

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

晏本少一字別本無為鏑為字

為鏑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

太白

招搖蚩尤皆星名漢志太白兵象也晉志招搖主胡兵隋志旋星散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蓐收天之

刑神肅肅裊裊

山宜切一作祁祁

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

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

熒浩浩弈弈淋淋滌滌

淋音林以水沃也滌音迪洒也

熒熒的的

熒音螢

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

音調

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

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

式的切

雲破霄

跼墜飛鳥

跼的協切漢書飛鳶跼跼墜水中釋文跼跼墜落也

弓人之弓函人之

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

音注周禮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

乃使跟超

音跟

根足踵

掖夾之倫

夾音掖

服而持之南瞰諸華

瞰苦濫切遠視也

北

驚羣夷

驚質涉切失氣言也

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

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

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

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

刃之為上哉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曹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

此為先軫之言恐誤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

左氏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杜預注屈地生良馬故以為名

土寒氣勁崖圻谷裂草木短縮鳥獸

墜匿而馬蕃焉師師旹旹

音旹進也

溶溶

音容

紘紘輻輳轉轉

輻音雷

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駟

莫江切

黥然而

陰黠音掩

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

幟音侈

乍進乍止

乍伏乍起乍奔乍躐

音致踰也

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

盪壑

盪音蕩又他浪切

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

音者赤色

浴川盛浪噴震播灑

噴音普悶切鼓鼻也灑音洒

潰潰焉若海神駕雪

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恍

上齒兩切本作倣下許往切惝恍狂貌

開合萬狀

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坐躍

坐蒲悶切

千里相角風驟霧

鬣駿祖紅切鬣音獵

斲山抉壑

斲音燭斲也

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

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

倪結切

鬪目相馴聚洩更噓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

上古

了切下

仰乳俯齧

下沒切

蟻雜螽集

上音終

啾啾淅淅

爾紹切

七立切上林賦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鼎沸啾即由切聲也

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

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

見上

御以王

王良晉之

超以范鞅

范鞅士句之子即獻子也

軒以藥鉞

藥鉞藥鉞之弟

已上四公皆晉之臣也藥音驚鉞音鈴又諸侵切

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

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

所生是不一姓

左傳昭公四年楚使椒舉求盟于晉晉侯弗許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
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險是
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
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請置此而新
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
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

行

瀋昌枕切汁也
液音亦津液

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

崖之歌傾礪壑之紆縈凌巔岈之杪顛

巔徂丸切岈吾
官切巔岈山銳

貌杪音眇釋文木
標末也即枝上端

漱泉源之淦潛

上古南切沈也
下音營水回貌

根絞

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

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梯填層谿

梯音肺削木札撲也陳楚謂櫓為梯

丁丁

中莖切詩伐木丁丁

登登礧礧稜稜

上呂唐切說文石聲一曰礧礧堅也下盧登切

說文四方木也

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湍湍洶洶

薨薨

上許拱切說文湧也一日洶湧水聲也下呼肱切

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

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捎殺

嶮音戛

摧碎塊圯

碎昨沒切

又昨律切山峻貌塊於浪倚黨二切塵也圯音軋山曲

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

周而天柱折

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張湛注不周

山在西
北之極
鵠鵠鵠
鵠音昆爾雅鷄三足為鵠鵠音灌似鵠而巢樹者為白鵠曲頸為黑鵠鵠

音秋說文禿鵠也鵠音倉說文糜

鵠也關西呼為鵠山東通謂之鵠號鳴飛翔

驅勅俱切釋文驅劉也似狸能

捕獸祭天豸音岸胡地犬也奔觸警慄伏無所入遯

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

入於河而流焉盪突碑兀上郎兀切碑兀危石也轉騰冒沒類秦

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威匯流雷解匯音潰又戶前

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摺質涉切敗也

拉落合切摧也亦通作摺捫首軒尾捫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漢貢禹捫草把土湏入重

淵湏胡動切水大濛湏也

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

既濤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

立峯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

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

張平子東京賦楚建叢臺於後注趙武靈王起

阿房秦宮名房音旁

長樂未央建章昭陽

並西漢宮殿名

之隆麗詭特皆

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

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憲無宮室不患

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禡祁既成諸

侯叛之

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杜預注

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先生曰河魚之大

河當是黃河也

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

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

矢陳也春秋隱公公矢魚于棠

大

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罾罾罾

罾都教切罾立九切罾唐韻古賣切又胡卦切集韻

官韻並作罾見去聲十五卦罾罾也罾音鹿罾罾罾罾皆魚罾也

織紵其間巨舟軒昂

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

商山名在商州

於是鼓譟沓集

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

上巨巾切大魚也下音耆魚脊上骨

戮白黿

音元似黿

而逐毒螭

抽知切無角如龍而黃

叱馮夷

清冷傳曰馮夷華陽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

水仙是為河伯

立水湄攪流離

攪古巧切

掬縮推移梁會網盛騰

天彌園掉蹕擁踴

蹕音壁人不能行也踴音勇跳也

以登夫歷山之垂

歷山在河東

如川之歸如山之摧

一作崔

如雲之披其有乘化

會神振拔漣淪

上音連水成文曰漣下音倫小波為淪

搞竒文

搞丑知切

出怪

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

音灼生然

縷亦作繁

頓踏

一作陪

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

呀虛牙切

張口嚇音赫又虛訝切怒也亦云口拒人

復就齧切

上力切莫保龍籍具一作

糲

五味

糝女救切雜也

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鱮

鮪鯉鯪鱧魴鱣之瑣屑蔑裂者

魴音沙鱮音嘗鮪音洧鯪音偃鱧音禮魴音防

鱣音敘義並見設漁者對注鱮一作魴音緇

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

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爲鹵聞鱠炙之

美則掩鼻蹙頰

阿葛切

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

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

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

猗氏猗頓也史記猗頓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猗於

宜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

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

塍神稜切稻中畦也畹於阮切田三十畝曰畹

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邇邇彌紛屬

邇力紙切彌音彌

不

知其垠俄然決源醴流

上山宜切又所寄切

交灌互澍

上音護差互也下音

樹說文澍生萬物互一作牙

若枝若股委屈

一作曲

延布脉寫膏浸漶

濕滑汨

漶即入切湑漶水貌滑戶八切利也汨音骨又越筆切

彌高掩庳

與卑通

浸

壠冒塊

浸平聲壠音隴田中高處

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嚶

瀛霈濺

嚶伊盈切嚶溟水絕遠貌霈普蓋切濺呼括切礙流也

偃然成淵漭然成

川潁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

液陰漉音鹿甘鹵密起孕靈富媼鳥皓切不愛其美無聲

無形燦結迅詭燦早遙切回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

幕幕皛胡了切奮債離析債方問切鍛圭椎璧丁

射冰裂電碎龍窠增益上音龍又洛孔切乍似殞星及地明滅一作相

累小者珠剖涌者如坻音坻水渚也坳者如缶日晶熠

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

火晶音精熠羊入切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哀敝合集

哀薄侯切

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

危音

皦乎

漑乎狂山太白之淋漓

皦古了切白也漑弋詔切浩漑大水貌

駭化變之

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

羸與驢同

西出秦隴

南過樊鄧

樊即樊城縣今襄州臨漢縣也鄧即鄧州也

北極燕代東逾周宋

家獲作賊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

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

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

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

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
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
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
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
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

史記晉世家文公二年三月晉乃發

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五年四月晉敗楚師作王
宮于踐土五月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
弓矢百張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作晉文
侯命逖他歷切齊側皆切踐土鄭之地也

天子恃焉以

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

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

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

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

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

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

犧素何切犧象皆樽名

犒勞贈賄

勞郎到切釋文

賞勛勛功曰勞賄呼罪切賄賄

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

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

埒音劣卑垣也

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

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

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
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
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
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
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
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摟音婁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

三河

河東河南河北道也蓋河東道之河中府蒲版縣澤之
所都絳州夏縣禹之所都河南道之陳郡伏羲神農之
飲定四車全書

所都一云伏羲又都於曲阜黃帝都於鄭州而少昊都於窮桑即今之兗州曲阜縣則又皆隸河南道也而河

北道之涿鹿山則黃帝之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型音

都耳平陽蓋今之晉州焉刑鑄器之法以土為法曰型也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

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

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

鳥故其人至於今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切故

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

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願以聞於子何如

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
吾之所欲聞也凡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
進善其道不鬪

分扶問切
分守也

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

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
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
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

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晁太史無咎取之
以附續楚辭其係

有曰昔屈原作九章九陽數言已所陳與天合度自宋
玉九辯以下皆依以立義至枚乘七發意亦公此蓋以

微諷吳王漢母反班固稱原有古詩惻隱之風謂乘已下沒其諷諭之意是不然觀乘七發既設客說太子久執不廢大命乃傾為陳王之可嗜悅者七末乃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以言吳計謬其意深矣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荅問

公永正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之黨黜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據問云先生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伏匿則荅問之作當在到永州後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

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

解音適散也

羞與為戚

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數
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
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
朋疊足天庭魁鼎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
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
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僂
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

狼音郎
狽音貝

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慙夫屈伸去就
慙母豆切不明也
又莫紅目撫二切觸罪

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

上衣字於既切下衣

字音依

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愧恐慄之不暇今

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

上才肖切

吾繯囚也

繯倫追切按何晏注論語

云黑索也

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

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

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

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

躓音至路也與震通

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

穽不知顛踣

蒲北切

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

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

皆茫洋深閉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

僻跳浮嘍咄

上集韻胡陌切大呼也又嘍咄多言也唐韻嘍咄大喚也下子夜切嘆聲也又仄伯切大聲也

抵

瑕陷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跡

趑趄千咨切趑千余切趑趑不進也批步結切

換力結切

舉其理則皆謀明淵沈剖微窮深

剖普后切

劈析是非

劈匹歷切

校

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

鉗其廉切

耗耗窒惑

耗虛到切耗音冒目少精也

挾異

探怪

扶一決切挑也探音貪

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旤賊

旤與禍同

固不

足以睢盱

上翻規切仰目也下勾於切張目也

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

攬羅絡橫豎雜博

豎音樹

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

莩

撇匹茂切字正作擊擊也

離䟽空虛竊聽道塗顛囁蒙愚

顛與專同

不知

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

煌呼噓陰陽

噓一作喻

轆轤三光

轆音交轤音葛轆轤長遠兒一曰雜亂也

陶鎔

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澁培塿淙淙

培薄口切或作培塿郎口切博雅培塿冢

也左氏襄二十四年部婁無松栢字不從土

毫聯縷緝

淙子入七立二切淙丑入切說文淙淙水

塵出坱入固不足以攄擗踴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

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縻

居上

宜下切
陟立切

客從而擠之

上賤西切又子計切排也

不亦忍乎且夫白義

騶耳之得康莊也

義一作蟻白義騶耳馬名騶音綠

逐奔星先飄風而

跛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

而鳴鳴咬哇不入里耳

咬五巧切哇於佳烏瓜二切

西子毛嫱之蹈

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

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

蛭音質水虫

卓

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

顛頓披靡固其所也

麼目果切說文細也

客又何怪哉且夫一陟

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蹢躅蓬藿蹢音仙 躅音踰 蹢行貌 蓬徒弔切 釋藿草樂夫囚兮文墨之彬彬音邠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荅

公自永貞元年十一月自邠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即改元元和留永既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此文云先生來吾州亦十年則起廢荅當在九年間作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

鰲老壯齒十有一人

鰲音黎黑而黃色

謏足以進

謏山六切起也

列植

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

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誰也曰東祠壁浮圖

壁於益切亦書作躋

說文人不

能行也 中廐病顙之駒

廐音究馬舍也顙寫曩切

曰若是何哉始

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勅戒始

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壁浮圖有師道少而病壁

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

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偃偃

無所師遂相與出蹕浮圖以為師盟濯之

鹽古緩古玩二切澡也

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

疾視引且翼之蹕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人

一作生一云數百人

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

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磴然大耳

磴苦東切又戶宋切

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恒少食

屏立擯辱掣頓異甚

掣尺制尺列二切

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

棄羣駒舟以沂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顙駒大

而不龐可秣飾焉他馬巴𦏧痺狹𦏧蒲墨切無可當吾刺史

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廡音武堂下周屋薦之蓆縻之

絲浴剔蚤鬚剔他歷切蚤音瓜鬚子淺切刮惡除漬刮古

切莖以雕胡莖音挫秣以香萁秣音未錯貝鱗錯七

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纓音嬰綏儒或

膏其鬣或劇其臄鬣音獵劇音磨平聲御夫盡飾然後

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

幢傳江切說文旌旗之屬旗音與周

禮鳥年為旗

杠蓋後隨

杠音江旗竿

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

臆

音億

震奮遨嬉

上音敖

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

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也鰲老進曰今先生來吾

州亦十年矣足軼疾風

軼徒結切車相過也又音逸

鼻知臙香

臙尸連切

與羶同

腹溢儒書口盈憲章苞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

廢不復曾不若臂足涎頰之猶有遭也

涎夕連切口涎也

朽人

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荅曰叟過矣彼之

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
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
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牝角羈
貫牝古患切東髮也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

駢蒲眠切

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得

病伏焉豈蹙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
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
旋為先生病焉

柳河東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一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六

唐 柳宗元 撰

說一十一首

天說

考之昌黎集中不見與公論所謂天之說者觀
二公之出處亦相先後貶謫其同在朝之日亦
不久作之年月於他文無見焉然劉禹錫云余
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
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
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則其說首出於韓不

証禹錫論三篇見其集茲不具載然公繼與禹錫書云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凡子之論乃吾天說附注耳其言云云三君子之所言學者覽其書當自得之也

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

舉不能知天夫果蓏

魯果切許慎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

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一說有殼果無殼蓏也

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

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癰痔

癰音邕說文腫也瘍音陽說文頭瘡曰瘍疣音尤贅

朱芮切謂贅肉也癰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久創痔文里切說文後病也

蟲生之木朽而蝟

中

蝟音曷木中蟲非螫毒音歌者

草腐而螢飛

腐音輔爛也

是豈不以壞而

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

生而物益壞食齧之

上倪結切

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

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

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

墾音懇耕治也

伐山林鑿泉

以井飲窳墓以送死

窳音款空也

而又穴為偃漶

音菟謂之漶

築

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

燧音遂燔音煩藝也

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

其情

悴秦醉切

倖倖

音幸

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

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其能殘斯人使日薄

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

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

一有之字

舉不能知天故為是

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

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

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辨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
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
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
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
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
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
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
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

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鶻說

韓昌黎誌公之墓謂子厚少年勇於為人不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于窮裔觀公鶻說必有當途者昔資子厚之氣力而今不知報者也其末曰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則其意昭然矣

鶻胡

骨切

有鶻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

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

燠乙六切熟氣

左右而易

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

跂丘弭去智二切舉踵也

延其首以

望極其所如往則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遂南

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喙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

翮下革切

羽莖也

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殼

卵而知攫

一有搏字

食決裂之事爾

殼古候切鳥子生而須哺曰殼自食曰雛

不為

其他凡食類之饑惟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

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

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

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

煦于遇切
又況羽切

也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

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

梟堅堯切不孝鳥也鵂音休鳥名博雅怪鵂也

鼠不

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鵲其立趯然

趯音迭
跳也

其動砉然

砉呼號切皮骨相離聲

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

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

鵲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

祀朝日說

公貞元十八年為監察御史文正是時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周禮王者播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國語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注云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也朝音潮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

昭朝音

今之所云非也

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

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

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

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國語

平公射鵒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

諫平公乃趣赦之注豎內豎襄名也聞之夕謂夕至于朝

也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左氏昭公十二年楚師圍徐楚子次于乾谿

以為之援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史記齊

夕王見之注子革鄭丹夕莫見齊之亂子我夕簡公四

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

使為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諸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

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

方睦使因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

諸田于陳宗注闕止
子我也夕省事也

趙文子龍其掾張老夕

國語趙文子為室斲

其掾而龍之張老夕
焉而見之龍盧紅切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

國語智襄子為室美

士茁夕焉注襄子智伯瑤也
士茁智伯家臣茁仄滑切

比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

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

黃門郎今之給事中云

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

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
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公謫永州時作當時賦斂之毒民其烈如此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公取夫子之言以證捕蛇者之說理誠相似者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癰癩

孿音閭

緣切踠音宛曲脚也癰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久創癰音厲疾疫也

去死肌殺三蟲其始

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

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

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

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

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

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

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

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

殫殫音單

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飢渴而頓踣

音匍匐也

觸

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

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

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

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早呌囂乎東西囂音虛

矯切一隳突乎南北突弛沒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下楷切雖雞

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恂音苟而吾蛇尚存則弛

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

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

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
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
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
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禘說

禮記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
注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公貞元十九
年時為監察御史主祀事因有是說禘音乍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

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

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

癘音厲疫前壁切

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予嘗學禮盖思而得之則

曰順成之方其禋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乎

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得而知也是其誕慢愾

怳

誕音但慢謨官反又莫半切愾齒兩切怳謂往切愾怳驚貌

冥冥焉不可執取

者夫聖人之為心也

一無心也字

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

盖於人也以其誕慢愾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

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
也其旨大矣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
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子
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

一無上十字

豈人之

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

上音冒目少精

沓貪乎罷弱乎

罷音

疲下同

非神為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

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
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嘆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

金滕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均到下令屬縣去其檻穽其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

江界者輒
東西散去

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

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

郎到切

八年七

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
數可矣反是則誕慢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公為是論以為道之不行其避世者當
如聖人之言皆元和後廢退窮商時作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桴芳無切

從我者其由與子路

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

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

得行乎其時

極一作拯

將復於至道而游息焉謂由也勇於

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

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

為其桴

一無其字

而游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

庶幾之說

追一作迨

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

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

廣異聞且使遁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

而已矣

捷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憑之子也憑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按地理志臨賀在嶺南道賀州之屬邑公時已在永誨之道永之賀公作是說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反復論辯有二書見於集具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

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

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

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杼直呂切周禮考工記行澤欲

杼行山欲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詩戎車既安如輕如軒輕音致祥而曠左

禮記祥車曠左注葬之乘車也革而長轂以戰革音轂巢焉而以望

巢本作轆省作巢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春秋楚子登巢車安以愛老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

而致仕乘安車輜以蔽內輜音苗說文駟車前衣車後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

自稱曰老夫若今垂綏而以旼禮記武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庫車

於庭

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

其類衆也然而其要

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

箱大車之箱也詩疏車內容物之處為箱

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

而固者蚤

揭音局戟持也蚤當為爪考工記注蚤謂輻入牙中者也

長而撓進不罪

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輶

考工記大車之輶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

惟輶直且

却暑與雨者蓋

考工記輪人為蓋注蓋主為雨設也

敬而可伏

無撓也

者軾

軾音式車前橫板隆起者也

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

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

沖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
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牽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
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輶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
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
之言曰四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
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
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
陽貨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

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
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
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觀其說不可謂無是理然其末曰非其類而狎
其謫不可哉是蓋有所激而云當在貶謫後作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

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

曄音
光也

被緌裘白紋之裏

緌將侯切
帛青赤色

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

女嬃爾怒

嬃普丁切博雅
艷嬃怒色也

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

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

侈大怒而謫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

儷郎計切

偶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堂焉及期進

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

脩音霄羽敝也

因取裘反

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吳子武陵人也元和四年到永此文當繼是而
作然其說有及于為天子求士者披辭窺貌終
不能知人則其
說又非徒作云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
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

之始作乎教怒衝涌

教蒲沒切

擊石薄水而肆乎空中偃然

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林木岵嶸為宮室

岵苦曷切嶸魚列切

誰

其搏而斲之者

斲音卓

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

召竅穴

上一作竅

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

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

一無之字

又何

獨疑茲膚之奇詭

詭古委切

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

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

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以仁義為

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遂其聲而覈其所蹈

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

音務又莫候切目不明

禍賊僻邪

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

一無恒字

多清明沖淳不為害

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

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
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
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

觀其說云楚之南有獵者亦到永州後作然言
四物之相畏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
食則在當時必
有所指而言也

鹿畏羆

勅俱切釋文羆劉也
似羆能捕獸祭天

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

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

百獸之音寂寂持弓矢罌火

上音罌
瓦缶也

而即之山為鹿鳴

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麋聞其鹿也趣而至其
人恐因為虎而駭之麋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

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搏搏挽裂而食之

昨切

說文持
頭髮也

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驂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
而左白羲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
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遂

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
莫此為詳晉王嘉拾遺記又記八駿之名一曰
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暉
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其圖必本諸此
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
為之圖宋齊以下一作來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

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

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

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公蛙切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頭

供音欺
方相也

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

數十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

齕下沒
切齧也

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

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

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煥一也推是

而至于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

而已矣驊騮白義

音蟻
馬名

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

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
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
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
間一作問故終不能有得于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
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柳河東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七

唐 柳宗元 撰

傳八首

宋清傳

觀其文當作於謫永州後傳曰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豈非有怨于當時交遊者不為之汲引附炎弃寒有愧于清之為者託是以諷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

以上

鼓切下音
售賣也

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

一作咸譽清疾病
疔瘍者疔卑履切

亦皆樂就清求藥異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

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

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

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

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

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

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

賒一

作賤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

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

怫音佛

再則罵而仇耳彼

之為利不亦翦翦乎

翦子踐切

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

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

益廣或斥弃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

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

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據傳曰其鄉曰豐樂在長安西當在貞元末年為
藍田尉前後作其曰問養樹得養人其益于為政
者豈獨當時然哉取其道而移之官
則民得安其生矣橐音託馳徒何切

郭橐馳不知始何名病癘

隴主切 疰癘
釋文 偃疾

隆然伏行有類橐

馳者故鄉人號之馳馳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

亦自謂橐馳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馳業種樹凡長

安豪

一有
人字

富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馳所種

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

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馳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孳音字
乳化曰

尊又津之切

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

一作亦

不復顧其時也若子

詩音侍種也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一有焉字

苟有能反是者則

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

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

若也吾又何能為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

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

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爾耕勗而植

勗呼玉切勉也

督爾穫蚤繅而緒

繅蘇曹切繅繭為絲

蚤織

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

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

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

嘻

一作喜

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焉傳其事以

為官戒

童區寄傳

詳其文當在柳州時作其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則非謫永時文也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

必一

自毀齒以

上父兄鬻賣

上音育

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

牯之

鉗其廕切牯姑沃切

至有鬚鬣者

鬚音獵

力不勝皆屈為僮當

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

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
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
余言之童寄者郴州羗牧兒也行牧且羗二豪賊劫持
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南越中謂
野市曰虛

寄

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
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
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僮遽曰為
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

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
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

一有然字

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

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
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
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
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
耳刺史顏証奇之

証音正又
之盛切

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

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

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

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為荆軻副而往之史記作舞陽

梓人傳

傳蓋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設也其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又云其後京兆尹將飾官舍余往過焉此文當作於貞元十七年後調藍田尉及將拜監察御史時作封叔終萬年令公誌其墓見別卷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

焉

隙去逆切說文院塞也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鰲斷之器

磬音籠
斷音卓

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

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

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

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

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

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

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

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

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
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
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

銜音縣行
且賣也

不

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
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
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
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
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

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

听听於府廷

听魚隱切
听然笑也

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

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

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
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
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

部鄙切
毀也

彼將樂去固

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
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
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
面勢者今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養可知矣傳所載當不誣其曰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誠有旨哉其曰赤之名聞江湖間亦永州

時作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

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

易音亦

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

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

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

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輶而圓封之

輶音展又

足展女箭二切
卧不闔口曰輶

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

一有而字

其友從

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到曳得之又大

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之容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

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

溷胡困切

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

及覺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

家取其所為書讀之盖與其妻母訣其言辭猶人也柳

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

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

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

属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

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

神而不返則幸矣

一作耳

又何暇赤之笑哉

蝨蝨傳

作之年月無見焉然傳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
貪取滋甚者必元和後既棄黜而作蝨音負蝨

版音

蝨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

印音昂亦作仰

負

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固不散

固一作因

卒躓仆

上知利切下音赴又音圖

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

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
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惟恐其

不積及其急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
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
觀前之死亡者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入
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一作悲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

原闕

傳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
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曹文洽韋道安
傳則事必相關宜詩所謂自言故刺史
者耶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柳河東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五第四頁後二行師直為壯曲為老刊
本二為字脫據僖二十八年左傳增

卷十六第五頁前七行則朝旦之云也刊本旦訛
拜據郭雲鵬本及唐文粹改

第九頁前六行非神為之也刊本也訛耶據唐文
粹及文苑英華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其覆車也必易刊本易訛矣據
考工記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擊石薄水刊本水訛木撿郭雲
鵬本同案此用禮記山川出雲意作水字是據
校宋本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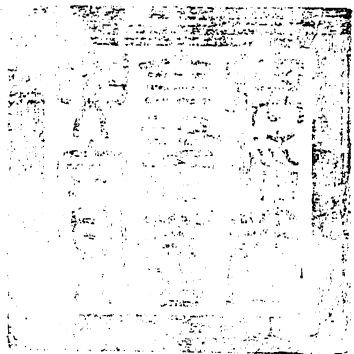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後一行寂寂持弓矢嬰火刊本寂寂訛
昔云據郭雲鵬本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或數十里而不汗者刊本數十
訛千百據文苑英華改

卷十七第十頁後五行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刊

本飲已訛已飲據唐文粹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濬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桐

謄錄監生臣孟啟疆